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二十九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禮樂之於天下無主不止無文不行故其情則中有主而能止其文則外有正而能行是主減主盈者禮樂之情也以進以反者禮樂之文也言減則盈為增言盈則減為虛言進則反為退言反則進為出禮主虛以減則人情之所憚行必以進為文所以推而進之也豈卑者舉之磬者與之之意歟樂主增以盈則人情之所樂趨必以反為文所以抑而退之也豈高者下之饒者取之之意歟今夫禮以地制

未嘗不主減然而饗必至於百拜儀必至於三千則禮減而進以進為文可知樂由天作未嘗不主盈然而合樂必止三終奏韶必止九成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可知以易言之上者陽之位下者陰之位陽上進陰下退則於卦為復禮主其減樂主其盈者復之道也外者陽之域內者陰之域陽內入陰外出則於卦為姤禮以進為文樂以反為文者姤之道也在風之蟋蟀儉必欲中禮樂必欲無荒在雅之楚茨禮儀欲其既備

鐘鼓欲其旣戒亦此意歟禮減而不進則人病於難為不足以致冨銷之道也樂盈而不反則人病於太侈不足以致謹放之道也銷則鑠於外物不能以自强入於魯人之跛倚者有之然則禮也者其可以無進乎放則逐於外物不能以自反入於魏侯之忘倦者有之然則樂也者其可以無反乎故禮得其報其情樂而不慼樂得其反其情安而不危禮之報情樂之反始其數雖異其義一也孔子言謙以制禮繼之

復以自知豫以作樂繼之嚮晦入宴息義協於此史遷謂君子以謙退為禮而不知其文主進以減損為樂而不知其情主盈未為深於禮樂者也郊特牲言春禘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者以禘嘗饗食有春秋陰陽之義也言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者以天地君臣有先後尊卑之義也此言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者以禮樂有報反之義也其義同其所以為義異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君子小人同樂而異得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人情同樂而合道故曰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蓋樂發於聲音為歌於動靜為舞歌舞皆人所為道實在焉道之所在性實藏焉然則人道著於聲音動靜非性術之常也特其變者爾有言必術有言性

術者道無所不行而術則述其末焉喜怒哀樂所以
形者非心之本心之末而已聲音動静所以變者非
性之本性之末而已此心與性所以皆謂之術孟子
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則心術者性術之用性術者心
術之體言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尚何底藴之有乎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
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

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所以為詩也情樂於內而形於外人之所以為樂也凡此天機之發而不能自已非有以使之然也是人而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之道達則始乎治常卒乎亂矣先王得不制為雅頌之聲以道之乎蓋王政廢興在雅不在風盛德形容在頌不在雅制為雅頌之聲以道之則審

樂足以知政聞樂足以知德使其聲足樂而不流取是以節之也使其文足論而不息取是以行之也然聲樂之象非樂之道也故可樂樂而至於不流得非以道制象者乎文樂之飾非樂之情也故可論論而至於不息得非以情成文者乎聲足樂而不流故安文足論而不息故久中正之雅不過是爾此所以能使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確乎多哇之鄭不能入也蓋廉直之

音作而民肅敬繁簡之音作而民康樂肉好之音作而民慈愛先王制為雅頌以道曲直繁瘠廉肉之聲抑又節奏合而成文其有不足感動人之善心邪令夫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況放心得接乎姦聲感人逆氣應之而淫樂興焉況邪氣得接乎先王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凡淫溺之樂不接於心術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卒至於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者立樂之效也

墨子非之奈何雖然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不過
發之聲音形之動靜特樂之一方非道之大全也語
其大全則道可載而與之俱休樂而無形則人不能
無樂樂而不能無形不足道也幽昏而無聲則其聲
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不足道也充滿天地
包裹六極則感動人之善心不足道也動於無方居
於窈冥則立樂之方不足道也上文論六音此及廉
直繁簡肉好而不及噍殺粗厲滌濫者不合雅頌之

聲故也

樂書卷二十九

樂書卷三十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聖人作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長幼以為紀綱紀綱既正
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
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長幼之理皆形見於樂合生氣之
和道五常之行使主敬主親主順之道皆會歸於和是故
祭祀奏之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而不慢
射鄉奏之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而不逆
燕私奏之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而不疏
經所謂樂極和傳所謂聽和則聰者此也蓋宗廟之中未

施敬而人敬以和敬在心故也事凡悌其順可移於長以和順在行故也父子之道出於天性以和親在性故也然樂之感人也深其化人也速父子兄弟和親於閨門樂之化行乎一家也長幼和順於族長鄉里樂之化行乎鄉遂也君臣上下和敬於宗廟樂之化行乎一國與天下也古樂之發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已若夫新樂之發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況君臣上下兄弟長幼者乎大司樂凡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

奏之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示皆出於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言在宗廟之中則圜丘方澤之祭可知矣儀禮凡鄉飲鄉射燕禮皆用樂大師大祭祀師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𣋡大饗亦如之言在族長鄉里之中則朝廷之上燕饗可知矣爾雅宫中之門謂之闈小者謂之閨而燕禮有房中之樂豈非作於閨門之内者歟昔齊桓公閨門之内縣樂亦其遺制也然化之

行也必自貴而賤自外而内故先君臣上下而長幼次之父子兄弟為後荀卿先君臣父子兄弟而後及長少者尊尊而後親親親親而後長長治之序也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一者數之所始物者器之所寓一雖不足以盡樂而樂未離數不可以不審物雖不足以顯樂而樂未離器不可以不比今夫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樂得

一以和然則將欲定和其可不審一乎獸有比肩不比不行禽有比翼不比不飛況樂欲飾節其可不比物乎蓋五聲所以為一者以宮為之君也十二律所以為一者以黄鍾為之本也故審宫聲則五聲之和定審黄鍾則十二律之和定審一以定和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革木以節之比物以飾節也節以止樂而奏以作之一節一奏合雜以成文采節奏合而成文也指八音而言謂之比音指八音之物而言

謂之比物其實一也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比物以飾節者樂之節節奏合而成文者樂之文三者備矣在閨門之内所以合和父子也在宗廟之中所以合和君臣也在族長鄉里之中所以附親萬民也合和父子君臣則天下如出乎一家附親萬民則中國如出乎一人先王立樂之力不過如此自所立之始言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至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也自所立之成言之樂在宗廟之中至合和父子附

親萬民是也由前則先君臣後父子重輕之序也與曲禮論非禮不定之序同意由後則先父子後君臣先後之序也與易序卦論禮義有所措之序同意此言先王立樂之方荀卿言立樂之術儒行曰合志同方營道同術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方則在物一曲而有所嚮非所以為全也術則述其末而行之非所以為本也二者之言相為表裏爾若夫論樂之全而不域於一方論樂之本而不蔽於末節又非

先王所得而立之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

季札觀周樂於魯歌大雅曰廣哉熈熈乎歌頌曰至矣哉廣而不宣師乙言樂於賜謂廣大而靜者宜歌大雅寬而靜者宜歌頌是雅為王政之興頌為王功之成其體未嘗不廣也況聽其聲乎葢內之為志意

外之為容貌陳之為行列變之為進退聽雅頌之聲
則知反情以和志故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
仰詘伸則不知慢易以犯節故容貌得莊焉行其綴
兆要其節奏則回邪曲直各歸其分故行列得正焉
進退得齊焉然雅頌之聲詩之歌也干戚舞之器也
俯仰詘伸舞之容也綴兆舞之位也節奏聲之飾也
言雅頌則風舉矣言干戚則羽籥舉矣言俯仰詘伸
則疾舒舉矣言綴兆則遠短舉矣言節奏則文采舉

矣耳之所聽志意得廣而有容手之所執體之所習容貌得莊而有敬足之所行心之所要行列得正可畏而愛之進退得齊可則而象之如此則五官皆備而天樂全矣其於出則征誅入則揖遜天下莫不聽而從服也何有荀卿謂歌清盡舞意天道兼繼之目不自見耳不自聞然而治俯仰屈信進退疾徐莫不兼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拊會之節如此而已有言制雅頌之聲有言聽雅頌之聲者制其聲以為樂

章者在先王聽而得之以廣志意者豈特先王而已哉

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樂出於虛藏於無天地麗於實形於有實必受命於虛有必受命於無此樂所以能生天地非天地所生也萬物非天地不生天地非樂不生則樂者天地之命也今夫始天始地者太始也樂有以著之以至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自非能命天地而不命

於天地孰能與此莊周謂調之以自然之命者幾是
歟喜怒哀樂未發而為中者性也天下之大本存焉
發皆中節而為和者情也天下之達道存焉先王作
樂以情性為綱以中和為紀無中以紀之則蕩而至
於過無和以紀之則畀而至於乖古之神瞽考中聲
而量之以制度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使夫德音
不愆以合神人以中紀之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
行使夫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以

和紀之也經曰樂也者節也又曰樂至則無怨節則不過所以為中無怨則太平所以為和中和之發在協民情而已此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然樂之道推而上之以觀其妙斯為天地之命推而下之以觀其徼斯為中和之紀以樂為中和之紀則禮者中之紀而已與易於乾言變化於坤特言化同意此言天地之命自其妙言之荀卿言天下之大齊自其粗言之要之終於中和之紀皆不可得而異也禮器以禮為衆

之紀紀散則衆亂則樂為中和之紀紀散則樂淫矣

樂書卷三十

樂書卷三十一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藝有六樂居一焉禮有五軍居一焉樂由陽來而喜者陽也禮由陰作而怒者陰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則樂者道也鈇鉞者器也荀卿曰凡禮軍旅飾威也以飾喜為樂則飾怒為禮矣以鈇鉞為禮之器則鍾鼓為樂之器矣先王以樂飾喜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安治者莫不和之以為樂焉以禮飾怒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暴亂者莫不畏之以為威焉孟子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之舉欣欣然有喜色所謂樂所以飾喜也繼之相告曰吾

王庶幾無疾病與所謂喜則天下和之也言王赫斯怒爰
整其旅所謂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繼之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所謂怒則暴亂者畏之也先王之於喜怒未嘗
容私皆得其儕焉夫豈為道之過哉由是知先王之
道禮樂正其盛者也有子謂先王之道以禮之用和
為美則兼樂言之有不為盛者乎然而墨子非之豈
不猶之楚而北求也哉此言喜怒得其儕荀卿言得
其齊者儕之為言類也齊之為言中也喜怒得其儕

則喜怒必以其類矣與春秋傳謂喜怒以類同意喜怒得其齊則喜怒必適於中矣與中庸謂喜怒未發謂之中同意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周官大司樂宗廟奏九德之歌瞽矇掌九德六詩之

歌以佼大師記曰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則詩言其志德音之所止也歌咏其聲德音之所形也人之生也直而德則直心而行之歌以發德而德則直已而陳之直已則循理而無所詘不亦簡乎陳德則因性而無所隱不亦易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成位乎其中矣然則歌之所發豈自外至哉在易之坤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動以静息直以動顯故萬物直乎東則之動而已是直已者必動而動已者直在其中矣

人之歌也與陰陽相為流通物象相為感應故聲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象和象和則物和動已而天地應焉其形和也四時和焉其氣和也星辰理焉其象和也萬物育焉其物和也三才相通而有感有感斯應矣四時變化而不乖不乖斯和矣星辰各有度數而不亂能勿理乎萬物各有成理而自遂能勿育乎黄帝章樂於洞庭之野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信乎歌之氣盛

而化神矣秦青聲振林木響遏行雲亦幾是歟師乙賤工也對子贛之問有及於此是知古之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者豈特君子哉

故寛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

人之受命於無莫不具五行之氣成形於有莫不備五行之聲氣異異聲聲異異歌歌異異宜此聲歌所

以各有宜而宜定者不出所位也中庸曰寛裕温柔足以有容齊莊中正足以有敬又曰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是寛柔者君子之容德也静正者君子之敬德也以仁存心而不失之寛柔仁德莫盛焉以禮存心而不失之静正禮德莫盛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者也故寛而静柔而正者宜歌之雅以政而後成政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小大大則崇化其體廣大媲於離静以即動不可不鎮之

以靜其用疏達嫌於去信以近誣不可不成之以信大雅德遠黎庶政之大者也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之小則川流其性恭儉以為德其性好禮以為行恭儉而知好禮則恭而能安不失之大遜儉而能廣不失之太陋小雅譏小己之得失政之小者也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頌之所以為頌者雅積之也雅之所以為雅者風積之也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洪範之論君德以正直為始論王道以正直為終正

直則不倚於剛亦不倚於柔一適乎中而已易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象曰直其正也正直則離靜以動不濟之以靜則其正不足以有守其直不足以有行矣不汚以為廉而不以物累已不亢以為謙而不以已絶物廉而濟之以謙則廉不失之隘謙不失之輕矣正直而靜君子之德性也廉而謙君子之德行也風出於德性繫一人之本者也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之以書之九德考之寛而靜則寛而栗也柔

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静廉而謙則簡而廉也踈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禮則亂而敬也正直而静則直而温也昔季札觀周樂於魯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盛德之所同也非寛而静柔而正者能之乎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熈熈乎曲而有直體文王之德

也非廣大而靜䟽達而信者能之乎至於歌小雅則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歌周南召南則曰美哉始基之矣然勤而不怨歌豳則曰美哉蕩蕩乎然樂而不淫季札之論頌與大雅則是論小雅與風未容無失也小雅周之所以致逸樂之盛者也孰謂德之衰乎關雎樂而不淫者乎孰謂勤而不怨乎豳俗勤而不怨者也孰謂樂而不淫乎然則歌之所宜頌則寬而靜大雅則廣大而靜者蓋歌以

聲為本聲以靜為容此歌風雅頌所以皆本於靜歟

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五帝之聲不可得而見所可見於書者不過詩言志歌永言而已商人識之蓋不得其詳所得而歌之者不過五帝之遺聲而已商之聲其體肆而不拘直而不屈其用則恤下以為慈利物以為愛則肆直義也慈愛仁也仁之實盡於事親義之實盡於事凡樂也者節文仁義而已然則歌商之音非肆直而慈愛者

豈所宜哉昔曾子商歌莊周恱而與之甯戚商歌齊桓恱而用之聞其聲知其德性然也蓋肆直而慈愛者存乎仁義臨事而屢斷者存乎勇具仁義之道而勇以行之此所以為天下達德也顧豈不賢者能歌之乎

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太公之於齊其文足以附衆而温良其武足以制衆而能斷温良者仁之本能斷者義之用三代之道不

過如此蓋三代得天下以仁未嘗不始於溫良行仁以義未嘗不始於能斷故湯之代虐以寛溫良也布昭聖武能斷也言湯如此則夏周可知季札之歌齊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傳曰仁而無武無能達也溫良而能斷則仁且有武而能達矣彼國其可量哉齊之音溫良而已非若頌之寛而靜也能斷而已非若商之臨事而屢斷也然則歌之者有不貴於此歟

樂書卷三十一

樂書卷三十二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樂記　雜記　大記　祭義　祭統

樂記

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

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文久而滅節奏久而絶故商非全五帝之聲齊非全三代之聲特其遺聲而已文之五聲謂之聲播之八音謂之音歌也者詠聲以諧音者也故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勇以行之故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義以守之故也勇者正直之德義者剛克之德歌者直已而陳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周人

兼用六代之樂而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太師得非五帝之遺聲乎周之禮樂盡在於魯而魯太師摯適齊得非三代之遺聲乎遺聲與記所謂遺味遺音之遺異與傳所謂遺直遺愛之遺同子贛達於政非不能臨事而屢斷也累於貨殖未必能見利而讓也然則子贛所宜歌亦可知矣其曰商之遺聲疑衍文歟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

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性術之變發諸聲音為歌形諸動靜為舞歌咏其聲則終始有倫先王登之於堂所以貴人聲也舞動其容則蹈厲有節先王降之於庭所以極歡心也葢永言之歌上則揚之如抗下則垂之如隊曲則屈之如折止則立如槁木倨則折還中矩句則回旋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則繹如以成矣是歌之為言長言之

也長言之不足其聲不能無嗟其氣不能無歎嗟歎之不足則手之所舞足之所蹈發於天機自動亦孰知其所以然而然哉經曰凡音由人心生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是歌出於聲音文采而為樂之始舞見於干戚羽旄而為樂之成故孔子論舜之樂而曰韶舞周頌序文王之樂而曰象舞然則舞豈不為樂之成歟故記樂者至舞而終焉周官樂

師以六舞教國子而終於人舞豈亦記樂者之意歟此與詩序先手舞後足蹈孟子先足蹈後手舞者自情動於中形於外言之則始而有終故手舞先足蹈自樂之惡可已言之則終而復始故足蹈先手舞觀仲尼門人或詠舞於雩禜或弦歌於武成或執干而舞或正坐而弦或援琴而成聲或登木而託音其所問及樂者子貢而已豈子貢達於詩仲尼嘗恱而進之歟然子貢知問而不知樂子夏知樂而不能忘知

而忘之者其回也歟子貢問樂有其目而亡其辭不過若詩之南陔崇丘書之槀飫汩作周禮之司禄司空論語之問王知道皆闕文爾學者置而勿論可也

雜記

父有服宫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絶樂

父生我者也尊而不親故父有服宫中子不得與於

聞樂況舉樂乎母鞠我者也親而不尊故母有服不

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齊我者也敵體而已故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雖不於其側舉之可也是人子有服於母其情殺於父而於妻又殺於母也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為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不至絕樂其將至又可知矣雖然小功至不絕樂若夫於己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古者

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謂之宮中子是與父同宮者也異宮之子雖與於樂不亦可乎

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

諸侯五月而葬同等至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外姻至是月而卒哭君之喪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則比殯可知

矣為士比殯不舉樂則比葬比卒哭可知矣王制言三日而殯合大夫士庶言之豈先王禮意哉

大記

疾病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

古者父母有疾琴瑟不御笑不至矧則君大夫士之疾病如之何不徹縣去琴瑟乎先王之制天子宫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君與大夫雖尊卑不同其徹樂縣一也士不徹縣而去琴瑟豈未命之士歟

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然則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豈有故然歟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内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昔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為踰月則其善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以為加於人一等矣蓋朝祥暮歌者於禮為不及故必踰月然後善禫縣而不樂者於禮為過故不謂之知禮特謂加於人一等而已故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然則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内

無哭者非樂當作之時也祥而踰月禫而徙月樂作之時也祥禫而樂作豈先王因人情而為之節文邪

祭義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春為陽中萬物以生故禘於春以象陽義是以有樂焉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嘗於秋以象陰義是以無樂焉先王之於祖宗迎來則樂作情在於樂也送往則樂闋情在於哀也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周之作樂

先祖是聽樂以迎來如此則送往可知矣蓋一陰一陽天之道也一哀一樂人之情也君子合諸天道豈他求哉反吾情而已矣此主祭祀而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郊特牲無饗食而言故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禮故事之之日喜與懼半所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也死

祭之以禮故祭之之日樂與哀半所謂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是也已至必哀原其始也哀以送往要其終也

祭統

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祭祀之齊君子所以致精明之德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夫然後可以交神明矣其

將齊也不敢聽樂以散其志況已齊者乎周官膳夫王以樂侑食而齊則不樂者此其意歟然此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心齊則聖人以神明其德是已彼其良樂欲惡將蕳之而弗得尚何物之能累哉雖然知致一於祭祀之齊則其於心齊也庶幾焉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内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

內樂之之義也

尸所以象神而皇尸則君而尊之者也故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抑又就舞位以樂之葢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境內之象也故天子之祭冕而揔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之祭冕而揔干率其羣臣亦與境內樂之而

已天子樂以天下諸侯樂以境內孰謂獨樂勝於與人與少勝於與衆哉故記曰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則此所以與民同也若夫所以與人異則動於無方居於窈冥休樂而無形幽昏而無聲載道而與之俱矣古者人君之於廟享藉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為過矣此言皇尸以道名之詩言公尸以德名之

樂書卷三十二

樂書卷三十三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祭統 經解 仲尼燕居

祭統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

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君子之祭也必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禮莫大於祭祀祭祀莫重於三道故裸所以降其神歌所以咏其聲舞所以動其容獻之屬有九而莫重於裸是以降神者為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為重凡見於下管象武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以

當時者為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者也凡此周道為然若夫夏商之禮則獻不必重祼聲不必重升歌舞不必重武宿夜矣祭之有是假諸物而在外者也君子之志資諸已而在内者也德盛者其志重德薄者其志輕志重於内凡假於外者安得不重邪志輕於内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耶聖人之祭必假三重以增其志故其祭也必身自盡以明重然後奉之以禮而薦諸皇尸則三重之道得矣苟輕其志以求外

之重雖聖人弗能得也況下是者乎祭有三重則周
之所獨天下有三重則夏商所同言周道又言聖人
之道言三道又言三重者禮樂之道大備於周而聖
人之道亦不過禮樂而已知此禮樂之情者能作所
以謂之聖也然禮樂之道成於三謂之三道自由而
行者言之謂之三重自時所尚者言之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
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重祭外祭則郊

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禮以祭祀為先樂以歌舞為備郊社天子外祭之重者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以享先王謂之大嘗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則諸侯嘗禘不得謂之大矣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可

也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於堂上以示之維清奏
文王象舞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武王之樂也
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姒禹之樂也八
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雖
歌舞以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可
知矣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纂之于今不
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
尊魯以重其國未免為僭矣孔子曰我觀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夫記言升歌清廟者四仲尼燕居主於饗賓文王世子祭統明堂位主於祭祀何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樂記曰清明象天則清者天德也莊子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又曰不雜則清文王之德之純清矣而不雜則天之德文王之德也賓客主恭祭祀主敬恭則不侮人而立賓以象天所以恭之也敬則不慢神而對越在天所以敬之也荀卿曰歌清盡以清盡之聲歌清

廟之詩用之大饗則天其實用之祭祀則天其神恭敬之至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

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大樂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大禮必簡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救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耶荀卿曰琴婦好瑟易良然則易良樂教

也豈特瑟之一器而已哉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
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
天子之於天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言而履之無非
禮也仁而樂之無非樂也蓋仁入而為聖聖德也禮
入而為義賢德也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
序在閨門之内聽雅頌之音行步於堂有環佩之聲
升車於道有鸞和之音確乎鄭衛不能入也周官樂

師之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
鍾鼓為節則環拜佩環而闕亦如之不無闕
之音矣二者皆以鍾鼓為節則珮佩之聲鸞和之音
孰不以鍾鼓為節哉

仲尼燕居

樂得其節

禮樂之於天下未甞不相為終始故禮得樂然後和
樂得禮然後節故孔子曰樂也者節也樂得其節則

政事得其施樂失其節則政事失其施是聲音之道未嘗不與政通也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舍君子何以哉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

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大饗之禮兩國之君相見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揖讓而入門禮也入門而縣興樂也揖讓而升堂禮也升堂而樂闋樂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樂也陳其薦俎備其百官禮也語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禮見於揖讓而為仁之容樂

見於興閼而為仁之聲大饗所以仁賔客者也接以禮者必樂之以樂樂以樂者必節之以禮茍明乎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至於行中規還中矩則饗禮之末儀也和鸞中釆薺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則饗樂之末節也言無物而不在禮則樂可知矣德成而上故升歌於堂上事成而下故管象於堂下金於四時為秋秋於天為旻在五行為義義於德為和旻者情之門和者情之利故入門而金作所以示情也禮器曰内

金示和也又曰金次之見情也亦此意歟今夫禮有吉凶軍賓嘉之五者合大饗之四而九焉先儒以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為大饗有四於義或然觀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是無他禮廢樂壞無以示之故也然則諸侯相見之禮得用王者清廟象武之樂何邪曰諸侯具王者之體而微者也斯須之饗用王者之樂不亦可乎傳曰禮盛可以進取者此也是爲始之聖人終之君子

者聖人作禮樂者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子張子貢言游之於禮樂蓋未能豫是故仲尼縱言及此欲其由述者之明以及乎作者之聖而後止荀卿曰學止諸至足曰聖然則聖人誨人不倦之意於此見矣書曰羽畎夏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周官有羽籥之舞言籥則知夏之為翟矣翟雉五色備為夏言夏籥序興則羽籥之舞以序而興所謂興羽籥是也以夏籥為羽籥之文舞則武為干戚之武舞矣先

武舞後文舞者周家以武勝敵以文守成之序也

樂書卷三十三

樂書卷三十四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仲尼燕居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禮煩則亂非所以為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為節也

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動無動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作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顧豈小人所能與哉蓋詩出於人情禮緣人情而為之節文則興於詩者未有不及於禮故不能詩於禮必失之無序能無謬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則知樂者未有不幾禮故不能樂者於禮必失之無文能無素乎人而無德焉以為禮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禮故薄於德

於禮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人之於詩樂有能有不能其於德則足乎已無待於外非有能有不能也特所得有厚薄而已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樂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足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樂之於天下稽之度數莫不有制度求之情文莫不

有文為制度文為雖同出於樂要其所以制度文為
實在禮焉推而行之其不在人乎由是觀之凡禮樂
之道未甞不相為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
之成人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蓋達
於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
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沈湎而無禮以正之
也君子謂之偏夔雖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不知制
度文為也謂之偏可矣謂之窮可歟觀夔教冑子以

直寛剛簡之德達之以温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樂禮教和亦不過如此是夔固非不知禮也特禮不勝樂而已彼且於樂雖粗而偏然以名論實亦未免為滯古不知合變之人也子貢以為窮惡可哉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

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子張問政孔子對之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以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身立則政立故也蓋修身之道以踐言為始而和行終之言而履之是能踐言者也非禮而何行而樂之是能和行者也非樂而何在易上乾下兌而於卦為履君子踐言以為禮也苟力此不怠南面而立則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

不承事矣夫是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樂記曰揖讓而天下治禮樂之謂也如此而已孰謂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樂記曰樂者非謂黄鍾大吕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由此觀之子張必以鋪几筵之類為禮作鍾鼓之類為樂未免乎以末節論之也子張能莊不能同而難與並為仁是蔽

於末而不知本者也故孔子因其問政而語及是者欲其由末探本故也

孔子閒居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

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畧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

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凱者喜也樂之所由生也弟者順也禮之所由生也

君子之於禮樂豈他求哉不過舉斯心措諸彼而已

然則不達禮樂之原惡足為民父母乎蓋凱弟出於

君子之德性而禮樂皆得斯謂之有德矣然達於禮

而不達於樂君子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君子

謂之偏為其不達禮樂之原故也苟達禮樂之原則

致五至行三無以横於天下自無不可矣志之所至

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

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之謂五至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致五至而至於志氣塞乎天地不亦大乎行三無而至於施及四海施于孫子不亦遠乎子夏可與言詩至於門人事洒掃應對進退之末是雖達詩人之意未必達禮樂之原也故孔子因其所問而告之以致五至行三無反覆以詩明之蓋所以長其善救其失也然言五至禮必先樂言三無樂必先禮何也曰五至為粗矣致之必自此以

至妙故先乎禮三無為妙矣行之必自此以之粗故先乎樂

樂書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樂書卷三十五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中庸　喪服四制　投壺　儒行

中庸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下之至善曰德位待德而後興德資位而後叙雖外有尊位苟内無盛德以居之雖内有盛德苟外無尊位以行之皆非所謂德為聖人貴為天子也况敢作禮樂乎蓋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唐虞之著周家之備是無他德位兼隆而已仲尼非無盛德也於禮則執而不敢制於樂則正而不敢作無尊位故也周公非有尊位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攝政故也由是觀之位有餘於

德德有餘於位者如之何敢作禮樂哉

喪服四制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唯者應而對而對不止於唯對者答而言而言不止於對言則直述而不議而議不止於言議則論說而不及樂而樂不止於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故唯而不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故對而不言大功之哭

三曲而偯故言而不議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故議而不及樂哀之發於聲音言語如此夫豈偽為哉凡稱情以為文發於天機自然而已喪服四制論五服之喪正與此同特緦小功之喪其序與此異者此以隆殺為序故小功先於緦喪服四制以輕重為序故緦先於小功

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

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

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大師曰諾

古者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相為表裏故鄉射之禮命太師奏騶虞閒若一投壺之禮命弦者曰請奏貍首亦閒若一以投壺射之細故也大射樂正命大師奏貍首蓋貍之為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投壺者必蓂而後發亦猶是也貍首之詩無所經見唯逸詩有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

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貍首之詩邪檀弓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豈貍首之歌邪貍首之於射樂御而射以禮則投壺之義亦如之

觀鄉射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則知命弦者何瑟之工也觀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則知大師曰諾者以奏貍首必諧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也命弦者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其節比於樂也命酌者曰

諸其容比於禮也噫君子之於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如此後世有驍壺之樂亦本於是歟

鼓

○□○○□□○□○○□半○□○□○○○□□

○□○魯鼓○□○○○□□○□○○□□○□○

○□□○半○□○○○□□○薛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魯鼓○□○○□□○○半○

口○口○○○○口○口○薛鼓○口○○○○口○

口○口○○○口○口○○口○半○口○口○○○

○口○

少儀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是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禮無異者特繁簡不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間鼓節則知其事矣魯薛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

也觀春秋之時齊晉之君蓋嘗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為會同之主於其中否以卜興衰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是過也

儒行

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

周官掌禮樂以春官禮樂資仁以立也大饗之禮備其禮樂繼之君子知仁焉禮樂待仁以行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知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仁為禮樂之本禮樂為仁之文也有禮斯有節有歌斯有樂樂記曰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禮節所以飾貌故為仁之貌歌樂所以合情故為仁之和貌外也禮自外作故也和內也樂由中出故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儒行之論儒者十五而以仁與禮樂終焉

則成人之道盡於此矣孔子未嘗與門人以仁與禮樂所與特顏子一人而已然則顏子之去聖人其出入亦不遠矣莊周謂回忘仁義禮樂豈其然哉合之則禮樂皆本於仁離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矣孔子以孝悌為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為仁之實從兄為義之實其致一也

樂書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樂書卷三十六至四十九

詳校官內閣學士管理樂部臣鄒奕孝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來材遠

謄録監生臣張泰

樂書卷三十六

宋 陳暘 撰

禮記訓義

鄉飲酒義　射義　聘義

鄉飲酒義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

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鄉飲酒之禮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所謂工入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獻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為之洗賔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所謂主人獻之之禮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主人獻之

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受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亦主人獻之之禮也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謂間歌三終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所謂合樂三終也工告于樂正歌備樂正告于賔乃降所謂工告樂備遂出也作相為司正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

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所謂一人揚觶乃立司正也由此觀之歌者在上故升歌堂上匏竹在下故笙入堂下閒歌則笙歌閒作與升歌異矣合樂則聲音並奏又不特歌而已然皆三終者雖主於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為文之意也孔子謂魯太師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豈非樂成於三之意歟然樂勝則流必有禮以節之故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皆繼之以主人獻之者

以禮節樂於其始也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必繼之一人揚觶乃立司正者以禮節樂於其終也鄉飲酒之禮作樂以行禮由禮以節樂則賓主之情斯和樂而不流矣以儀禮考之鄉飲酒之禮凡言洗觶賓觶奠觶執觶皆責之司正則揚觶者不過一人而已荀卿以二人言之豈惑於射義公罔之裘序點二人揚觶而遂誤歟

射義

故射者進退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

以觀盛德也

古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內志正外體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故周官樂師凡射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

蘩五節自天子達於士名位不同節亦異數蓋所以定志而明分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而國安矣其有不可以覿盛德乎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是艮者物之終始也射者人之終始也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其於覿盛德也何有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王道成於騶虞則王奏之可也大夫妻能循法度於采蘋則大夫奏

之可也至於采蘩夫人不失職之詩而士奏之可乎曰王制天子元士視附庸之君其用諸侯夫人之詩亦在所可也蓋士則事人爵之尤卑者也卑者不嫌於抗尊故先王制禮多推而進之是以齊冠不嫌於同諸侯齊車不嫌於同大夫況射節乎不言卿孤則以射人見之矣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

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宫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曽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

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古者男子生用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所以示男子之有事也天子為是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必先察其有志於其所事然後因飾以禮樂焉蓋禮樂皆得謂之有德飾之以禮樂則德行立亦可以為成人矣然則行同能耦者可不以是別之乎古者以禮

射則張侯而主之以德以力射則張侯而主之以獲故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中則得為諸侯而與祭不中則不得為諸侯而不與祭與祭者君有慶而益地不與祭者君有責而削地則射雖於德行為末而諸侯習禮樂實在焉豈非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哉書大傳稱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慠三不適謂之誣

其適也有衣服弓矢秬鬯虎賁之賞其不適也有絀爵之罰蓋亦表裏於此矣儀禮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民欲以同其意大射擇士與祭欲以嚴其事故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

畫謂之正棲皮謂之鵠鵠之為物遠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鵠為善故正鵠欲其不失所以為賢也射者

何以射為不主皮而射也何以聽為循樂節之聲而發也郊特牲曰射之以樂也如此而巳蓋不主皮而射則其容體比於禮循聲而發則其節比於樂禮樂由賢者出故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若夫不肖之人事勇力忘禮樂彼將安能守哉故孔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此先何以射而後何以聽主禮而言也郊特牲先何以聽而後何以射主樂而言也

聘義

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義近禮仁近樂仁義人道也禮樂資之以為本禮樂人文也仁義資之以為用垂之如隊禮也以卑為尚故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以反為文故也君子比德於玉而禮樂與焉豈非禮樂皆得謂之有德歟

樂書卷三十六